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丑女精卫/积极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4
ISBN 7-80640-922-X

I. 丑… II. 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2108 号

丑女精卫

作者:积 极

责任编辑:茅林立

出版发行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350001

发行部电话:0591-7536724

印刷: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邮编:365001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250 千字

印张:11.125

插页:2

版次:200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922-X/I·647

定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我喜欢这部小说。这部小说和土地、家园以及一个女人的成长有关。它激情四溢，但满是叹惋；它绵里藏针，却闪动着令人过目不忘的柔情。这部小说描述的地方是我的故乡，阅读它使我觉得离自己的方言越来越近，而这部小说本身的空间却远比故乡一隅更为浩远。在细致精当的叙述中，人的欲望与丧失，人心的疼痛与狂喜，无不纤毫毕现，尽展于眼前，而命运在其间自然显现，所以这部小说几乎具有了全部我喜欢的特质，它远比许多广为人知的小说优秀得多。

李修文

丑女 精卫

目录

■ 小 皮 /1

■ 婚 姻 /72

■ 茅草结 /147

■ 两个男人 /296



小 皮

1

1

世界上居然有这么一个地方。

一个小镇。

火车站的水泥台上，标记着这个小镇的姓名：热集。仿佛这里是一个喧嚣的大超市。而事实上小镇是冷清的，高高低低的房屋和灰色的水泥街道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有的瓦房顶上，还生长着孢子植物。火车停下时，上下车的乘客永远没有多少。上上下下，就像小镇的呼吸：

呼——

吸——

小镇还活着呢。

一个荸荠一个窝。既然小镇还是小镇，当然有拿薪水的公务员。不拿薪水的人呢，干什么的都有，做医生的，当教师的，替人带孩子的，开店卖布的，裁缝的，理发的，美容的，锤白铁皮子的，修鸡眼的，拉保险的，等等，凡是能让人吃饭的活，都有人做。

时尚
小说
坊



高中毕业的精卫却什么也不做，她成天待在家里，把她炸油条的爹急得要命。她爹在老板的铺子里和着面粉，和着和着，心里就堵住了，穿着白大褂，浑身面粉跑回来。精卫坐在堂屋里，拿着小锉刀，正锉着手指甲呢。她爹就叫开了，天啊，精卫啊，你天天不找事情做，这如何得了！

他爹如何知道女儿的内心。精卫的心中涌动着滚滚的春潮，她自然有她惊天动地的生活宏图。精卫锉了右手的大拇指，接着锉右手的食指，满不在乎地嘀咕道，有什么了不起的……

她爹跳了起来，惊叫道，你还说有什么了不起？伸过沾满白面粉的手，夺过精卫的小锉刀。精卫粉嫩的几根手指上，也沾上了一些白面粉——精卫的手指头很美，像柔荑子。这么美的手无辜地沾上了白面粉，精卫当然生气啦。她站起来，逼视着父亲说，你还夺我的锉刀！

她爹忽然泄了气，嗡声嗡气地说，你不做事情嘛！

精卫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，问，我做什么事情？

她爹说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？跟我炸油条！要不，到粮食加工厂去打工，学裁缝，替人带小孩子，好多的事情都可以做。

精卫冷笑一声。

她爹很奇怪地看了看自己的女儿，再绕着女儿转了半个圈，站定，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，精卫啊，你可知道你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吗？当初，你生下来的时候，窗外有鸟叫了一声飞过去了。我就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故事，精卫也是一只鸟，那么小的一只鸟，要把海填上呢！它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，一个人做什么事都要有韧性。我就给你取了这个名字：精卫。

你怎么知道我做事没有韧性？

你做什么事有韧性啦？



精卫这才把她手指头上的白面粉弹掉，满不在乎地说，我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呢。

她爹小心翼翼地问，精卫啊，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是到粮食加工厂去打工，替人带小孩子，还是跟我炸油条？

精卫非常惊讶，你说的都是什么事，那叫工作吗？炸油条！你炸了一辈子的油条，是炸出个干事、副镇长之类的角色来啦，还是炸出钱来啦？

你……她爹脸都气红了，白大褂上的面粉像虫蛀的粉一样，不知什么时候落到了地下。他叫道，我挣的钱养活了你和你妈！

精卫又冷笑一声。

她爹仍然气呼呼地追问，你说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要做什么事，你又有多大的韧性？

精卫不笑了，从父亲的手里夺过了不锈钢的小锉刀，继续锉着右手的第三根手指头——中指，一面说，我要做的事是：嫁人。她非常坚定地补充，你看看我有多大的韧性！

她爹立在原地，呵呵呵，大笑起来，眼泪几乎笑了出来。地上又落下一片不规则的白面粉。

精卫接着锉无名指，这根手指头，将来要戴结婚的戒指呢。精卫非常仔细地锉了两分钟，完毕，锉右手的小指。

她爹终于止住了笑，长叹一声，说，女大嫁人，这是自然的，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女子把这当做职业的。

精卫好奇地看着她爹，然后说，我就要把这当做职业，我要一心一意地做这件事，我要嫁的人是热集镇最好的男人！

她爹又笑了，喊嘎——像谁扼着他的喉咙，呼吸困难一样。

啪——啪——啪——

屋子里发出三下清脆的响声，两人望去，这间屋子的女

主人坐在一张沙发上，正在鼓掌！她好像不是这屋子里的人，倒像是镇长抑或某企业家的夫人，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涂着口红，穿着灰色的无袖连衣裙，蜘蛛王牌的皮拖鞋，手指与脚趾上都染着深红色的指甲油，与口红的颜色刻意一样。

她款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。她的丈夫诧异地看着她。她对精卫说，好，你不愧为我的女儿！

爹更加惊诧，你？这样教育我们的女儿？

娘不耐烦地用手指弹了弹从炸油条的丈夫身上飞来的几许白面粉，说，金日升，行了，行了，去炸你的油条吧。

金日升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，天啊，油条还没有炸呢，这个时候肯定很多人排队买油条啦！天啊，他叫起来，居然把这天大的事情给忘了！他慌忙跑出去。

精卫锉完了她右手的指甲。

2

真是遇到了知音。精卫的娘，一个幽居在这所简陋的屋子里并不简陋的女人，像打量她从未见过的宝石一样，打量她的女儿。当然，她不能放肆地瞅她，她只能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情，偷偷地打量。

夏天的太阳渐渐升起来，空气发热了，只有大门口有过堂风穿过。精卫已经修好了左手的手指甲。她把黄铜色的小竹椅挪到了大门口，对着小巷涂指甲油。黑色的指甲油染在她粉红色的指甲盖上。小巷里行人在窃窃私语，精卫旁若无人。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停下脚步，对她尖叫，哎呀，精卫，你居然涂黑色的指甲油！

精卫抬起头，冷漠地看了那人一眼，不屑于与她争论，再继续涂下去。戴眼镜的女人摇了一下头，继续走路。好



了，十个指甲全涂上了。她伸出双手，在夏日的晨风中凉干指甲上的水分。一个男人吹了一声响亮的呼哨，精卫看了他一眼。他搭讪着停下自行车，准备蹲在精卫的身边。突然，精卫的娘向门口走来，他便慌慌张张地骑上自行车，像耗子一样溜走了。

娘看着精卫，说，很好。你去买早点吧。她手里拿着两块钱，递给精卫。精卫甩了一下手，证实指甲油干了，这才接过钱，往街上走。娘在她身后说，去厨房里拿一个碗盛豆浆。

厨房里烧着蜂窝煤，餐具是清一色的不锈钢。精卫取下一只有盖的不锈钢饭盒，厨房里一阵丁丁当当的响。精卫从厨房里走出来。娘已经不在大门口了。隔壁王瞎子的盲老婆泼掉洗衣的脏水，她总是在每天早晨八点整的时候做这件事，像一个定时的闹钟一样。精卫知道，这正是买早点的时间。

精卫走在小巷里。这条小巷，叫沧海巷。王瞎子坐在朽木门前的黑木凳上，端着一杯发黑的粗茶，正在给一位乡下来的老太婆推算谁的运程：七月份一过，到了八月份就好了，姻缘也可以定下来了。精卫从他们身旁走过。太阳把小巷一边的房屋拉下四尺长的影子。精卫就贴着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墙壁走在阴影里。前面，那么多人像壁虎一样，也贴着墙壁。精卫从阴影里走出来。许多的人看见了她，叫，精卫，精卫，你爹怎么起得这么晚？把我们真的变成壁虎啦！

精卫斜视了他们一眼，穿过排着长队的人群。有几个女人叫，啊呀，这个女娃子，怎么不排队？精卫回头，对那个陌生的女人自豪地说，我当然不排队。她径直来到父亲的油锅旁。父亲挥汗如雨，把一根一根的白面泥扯长，放在翻滚的油锅里，哧——哧——一根根黄亮亮的油条浮出油面。老

板在父亲的身后，背着双手踱来踱去。精卫并不与他们打招呼，她从锅里捞出两根油条，然后，自己盛好了豆浆，像在自家厨房里一样。

老板踱过来，叫，精卫。

精卫回过头，说，你生意这么好，叫我干什么？

老板对金日升说，你看看你女儿！你看看你女儿！

精卫已走，碰上了小皮。小皮在排队的人群里，用手机打了电话，刚刚把手机挂在腰上。小皮叫，精卫。

精卫站住了。

小皮走出来，说，你在搞特殊化呢。

精卫眯着眼睛，像一只猫一样。她舔了一下嘴唇，狡黠地反问，你打移动电话，还不是在搞特殊化？

小皮笑了，说，精卫，你真有意思。你看你，还涂黑色的指甲油呢！小皮说着，他的手蠢蠢欲动。精卫用一只手端着豆浆与油条，另一只手伸出来，却没有伸给小皮，在空中伸展了一下，嘻嘻一笑，接着便走了。小皮在她后边叫，精卫，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啊！

精卫回家。

一个男人从大门口走出来，与精卫碰面。是老皮，小皮的爹，莲花街五金制品店的老板。精卫自己坐下来，吃早餐。娘也来了。喝豆浆的时候，娘翘起了她的小拇指，像一朵兰花。

总有许多传奇在这油漆斑驳的木桌边说起。娘说，精卫听。

女人是颗菜籽命，落到肥田里是一棵菜，落到瘦田里是一棵草。能嫁到这热集镇沧海巷里这所房子里来，真是一个奇迹。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向贫下中农学习，使我有了这种姻缘。我娘家？上海，那才是人世间最繁华的地方。看看我就知道了，我是上海最土气的女人，在这热集镇生活了

这么多年，看起来还是不像热集镇的人……

精卫啊，我告诉你，一个姑娘嫁给了一条狗，她就变成了狗；嫁给了鸡，她就变成了鸡；只有嫁给了国王，她才变成了皇后……

男人追女人，隔着一座山；女人追男人，只隔着一层像纸一样的布。当初，我姐姐，你姨妈，就是主动追的姐夫，现在怎么样？你姨父是服装厂的厂长，你姨妈当然是厂长夫人，他们住的房子，在上海是少有的，热集镇过六十年会不会出现还是个问题。他们的儿子，现在移民美国。我与她的命运多么不同。要是我回到了上海，我的女儿肯定不知道热集镇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……

这一天，娘喝了三口豆浆，准备说话了。她看了一下精卫。精卫板着脸，放下碗筷，打算离开。娘不吃了，放下碗筷，掏出手绢揩泪。精卫回过头，看了娘一眼，并没有说话。娘却说了，精卫，我知道你看不起娘。

精卫仍然没有吭声，但停下脚步。

娘接着说，还看不起你爹。

精卫回过头，说，是。

娘冷笑一声，说，你根本不知道做我们这种人的难处。你现在还没有成形，你当然瞧不起我们啦！告诉你，我做姑娘的时候，比你还傲气！

精卫又冷笑一声，往门外走去。

娘忽然厉声说，站住。

精卫站住，她知道，有什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。果然，娘说，你不是要嫁热集镇最好的男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只有我可以帮助你。精卫低声说，我知道。娘说，去吧，拿一张白张、一枝笔来。精卫望着娘，非常不解，但是娘并没有告诉她什么。精卫于是进了卧室，找到了娘说的两样东西。娘仍然坐在油漆斑驳的木桌边。精卫把纸



丑女 精卫



精卫接过娘的笔，把那张纸拿过来，在这个男人的腰上，画上了手机；然后说，行了。



和笔放在娘的面前。娘伸出朱红色指甲的手指，摘下银色的钢笔帽子，在白纸上画下了一个男人。精卫忽然茅塞顿开，她明白了，这张白纸上的男人，就是她要嫁的热集镇最好的男人。

娘问，身高多少？年龄多少？

精卫说，身高一米七六以上，年龄最好是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。

娘并没有把这些数字写在这个男人的身上，只是写上学历：大专。说，其实，这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必须有一定的资产。

精卫说，对。

于是，娘在他的身后画上一所大房子，写上：住宅。在大房子的旁边，画上一片工厂模样的东西，写上：工厂或公司。然后，娘问精卫，行了？

精卫接过娘的笔，把那张纸拿过来，在这个男人的腰上，画上了手机；然后说，行了。

娘说，怎么行了呢！他还没有姓名呢。我们必须出门去，走遍热集镇，为这个纸上的人寻上姓名。

3

母女俩撑着两把紫色的遮阳伞出了门。

热集镇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，夏天当然很热。在省级的地图上，它也只有一粒芝麻那么大，但是在母女俩的脚下它却是一个庞大的地方。这里街道还是有那么几条，裸露着被太阳炙烤，街上没有一棵供行人遮荫的大树。这些小树，全是一年年栽上，在它们还未长大的时候，一年年被毁坏，成了永远也长不大的树木。与这些树木为邻的，是一个一个默默站立的 IC 卡电话。这些高科技的物件上，被一些

人写上歪歪扭扭的字；黄小兴到此一游；小丫在桥头等你……街头的斑马线模糊不清，行人乱过街道，是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娘带着精卫过马路。一辆飞奔的货车尖叫着放下车速，等她们俩过去。司机探出头对她们说，找死啊！他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说，一只老狐狸带着一只小狐狸。精卫白了他们一眼。奇怪的是，娘并没有生气。前面，到了莲花街。大多是美发的、美容的、卖化妆品的、洗桑拿浴的。黄兴平穿着白大褂坐在巴黎美发店里等待顾客。他居然把他的美发店名字取成了巴黎，暗示他跟巴黎有什么联系似的。黄兴平看见了精卫，跑出来喊，精卫，到我店里来，歇歇凉。精卫根本不愿理他。她一看见穿白大褂的人，心情就不好。黄兴平没有穿上白大褂的时候，精卫还与他说几句话。黄兴平斗胆请精卫吃过一次小笼包。精卫满不在乎地想，吃过就吃过，我并不欠你小笼包。娘提醒她说，精卫，人家叫你呢！精卫径直往前走，说，他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。娘对黄兴平客客气气地说，不了，我们往前边去呢。

前面，是邱卫东的化妆品店。邱卫东没有穿白大褂，在店里给几个女中学生选祛痘霜，放肆地与她们调情。娘与精卫撑着伞站在他的店门口。娘问，怎么样？精卫说，他那么矮，腰上没有手机。邱卫东猛地抬起头来，发现了精卫，问，啊呀，精卫，你在说谁矮呢？我人虽然矮，但是我很温柔啊。精卫照样不愿理他。因为在精卫没有允许的情况下，邱卫东曾经把他的左手放在她的右手上。娘说，生意好？邱卫东猛然看见了精卫娘，热情地说，阿姨好！精卫已拉着娘的胳膊走远。

张三涂脂抹粉，头上顶着最新潮的发型，穿着最透的无袖连衣短裙，正在给一个男客修面。张三说，精卫，你怎么出门啦！精卫说，嗯。接着往前走。张三生气地对她侍候的

男人说，有什么了不起！

娘说，精卫，你这个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可不好！精卫擦着汗说，你不知道，她是个妓女。

娘说，妓女也得尊重她。

精卫看了看娘，什么也没有说。这条街其实没有什么走头了，前面，是皮记五金制品店。精卫知道，此刻，娘在回避着皮记五金制品店。她跟着娘，到了名师路。热集镇最有知识的一条街。热集镇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全设在这条街里，假如热集镇有高级中学与大学的话，当然也会设在这条街里。精卫与娘浑身洒着汗水，在这条街里走来走去。没有办法，她们总不能到校园里老师的办公室去吧。从每个校园的大铁门处，可以看见里面出人意料地长了绿树，还有草坪。为了女儿的前途，娘毅然决定走向书声朗朗的校园。精卫忽然有点羞，太阳光透过遮阳伞，把精卫的脸晒得更红。精卫在初中部的大门前停下了脚步。娘在一群少男少女中间发现女儿不在身后，回过头，生气地看了一下精卫，踩着皮拖鞋，擦着汗，走到精卫的身边，压着火气问，怎么啦！精卫没有回答。一个初中的语文老师路过大门口，看见了她们。他就是屈远，他妹妹与精卫是同学呢。精卫读过他的一首诗：愿天下的女儿都爱我/但是/但是/伟大的但是啊/我仅仅爱你一人。他走过来与她们打招呼说，叶丰茂女士，精卫小姐，见到你们真高兴。

精卫与娘一怔。在热集镇，从来没有人对她们如此彬彬有礼。精卫不知说什么好。还是娘说，见到你我们也很高兴。

屈远说，我马上要去上课，失陪了。

娘说，上课去吧！

精卫望着他的背影说，娘，看看他们这种人有多酸，我都快吐酸水了。



娘说，陈人伟也许不是这样，他是热集镇惟一的清华大学毕业生。

精卫说，反正我是不去了，他们根本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瞧瞧他们，酸得不得了。

娘叹了一口气，太阳把她们的影子藏起来了，正中午了。精卫要求回去，娘坚决而果断地反对。她认为精卫要做的事仅仅是开了一个头，就这么没有目标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那么她伟大的志向就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淡下去，直至完全消失。她们到了农民街。这是热集镇最贫穷的一条街。她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条街上来呢，准是热昏了头。空气中的灰尘像从锅炉里飞出来的火星一样，炙着她们的皮肤。两边的瓦房与失色的青砖墙像一个个失去光泽与水分的咸萝卜。街当中，有一把大油布伞，无能为力地遮着一点点的荫凉。母女俩跳起来，像穿过火焰似的飞跑到那一片荫凉地带，坐在两张小凳上。这是擦皮鞋的人坐的。娘的手绢上也沾上了口红的颜色，但是娘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在这么热的空间里，人总是会失去理智的。娘喘着气说，开天辟地第一次，天气这么热，我这么累。精卫用手扇着风，冷笑一声。娘看着精卫，觉得精卫是她的女儿吗？简直像一个小怪物。阳伞的主人就来了，农民街的大大。娘像看见真正的怪物一样，飞快地走远去。精卫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，她对大大嘻笑了一声。娘在前面等精卫，质问她，你居然对他笑？精卫说，我与他打招呼。娘说，我们真是疯了，居然来到了这条街！精卫，你就是嫁不出去，也不要嫁给这条街的人。前面的一户青砖房屋的门口，一个人在竹床上睡午觉，那是伍子，农民街的无业游民。娘又叫了一声，啊呀！加快了脚步。精卫老是落在后边。她在想着，这些人，难道整日不做事吗？精卫在心里得出一个深邃的结论，贫穷是一种可怕的疾病。连母亲这个修养比较好的人，见了他们，也像见了患有传染病的



人一样。前面，是火车站了。精卫看见火车喘着粗重的气息，冒着浓浓的黑烟远去。母亲站在站台上，她正对着一辆小型双排座货车，向着什么人微笑呢。然后有一个人下来，为母亲打开了车门。母亲把她那好看的双脚跨进了车里。然后那辆车驶到精卫的身边，停下。精卫打开了后边的车门，上去。

车的主人是老皮。

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。老皮驾着车，驶到了莲花巷他的皮记五金制品店前，并没有停下。精卫看见小皮在店里用手机打电话，一晃而过。过了莲花巷，车径直往沧海巷驶去。娘说，我们不回家，去和平街。老皮问，这么热的天，去和平街干什么？办国家大事？娘并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扭过头，看了一下老皮。老皮无奈地说，好吧。货车在沧海巷像一条大鱼一样转了一个弯，驶向和平街，在镇委办公的大楼前停下。精卫率先下了车，无论如何，与老皮在一起不是很好。

门卫王慕薪吹着电扇，怡然打着瞌睡。精卫走进屋，毫不犹豫地吧电扇对准了自己。王慕薪热醒了，并不看来人，生气地说，有这么找人的吗？镇长、书记都出去了。大热的天……他看见了精卫。马上换了口气，说，是你，精卫。他是精卫的同学，在高中三年级追求过她。他说，没想到是你。精卫说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王慕薪说，你不知道，这里有许多农民，动不动就要来找镇长、书记，烦死了。别提了，啊，精卫，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啦？他一边说，一边拿了一个纸杯，给精卫倒了一杯凉水。精卫一饮而尽，说，我并不是来赴你约会的，不过……精卫看着他难受的样子，立即把话打住。但是，王慕薪却飞快地出去，一辆小车正等着门卫拉开大铁门。王慕薪拉开了大铁门。小车连感谢的表示都没有，立即驶出去了。瞬间，精卫丧失了与他说话的兴致。

外边，娘在喊，精卫，精卫。

精卫看见娘、老皮，还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从那一辆小车里出来，小车还停在一边。王慕薪醋意地说，你娘在给你介绍李仕平呢。精卫打开遮阳伞，扭扭捏捏地走过去。这个叫李仕平的人腰上挂着一个像小皮一样的手机。

她红着脸说，你好。她甚至想伸出手，与他握手，但看见李仕平丝毫没有握手的意思，她的脸更红了，一瞬间，她感觉到她从未感觉到的东西——失意。

老皮说，热集镇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公务员。李仕平笑一笑，对精卫说了一声，你好，然后转过身去对叶丰茂女士微笑了一下，对老皮说，他现在主管乡镇企业，希望皮叔多多关照，云云。精卫在一旁像被人遗忘了。她像木桩一样立在他们的身边。直到后来，李仕平上了小车，然后，娘才想起她还有这么一个孩子似的。老皮载着她们，快要到沧海巷了，娘却叫了一声，我头昏，上半身便倚在老皮的身体上。精卫在后边说，哼。

老皮并没有理她，只是说，你娘中暑了。小货车又飞快地转了一个弯，到了和平路镇医院。

果然，娘是中暑了。一瓶液输下去，娘才缓了一口气，叫，哎呀，精卫。精卫并不理她。娘呻吟了一声。老皮来到她身边，说，丰茂，想不想吃西瓜，我去买一个来。娘呻吟着说，好吧。老皮刚出去，精卫立即转过身来。娘问，刚才为什么不说话？精卫说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说话。娘惊叫了一声，你……老皮的西瓜买来了。娘说，老皮，你回去吧。老皮说，好。出去了。

精卫抱了西瓜说，咱们也回去。

娘却说，我看这个李仕平不错。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娘难道没有看见吗，这个李仕平几乎没有正眼看一下精卫呢。